

佳作赏析

青春的答案

——读席慕蓉《无怨的青春》

■殷艳妮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青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席慕蓉这首《青春之一》，是我读过关于青春的最动人的句子，一反大多数作品歌咏青春美好短暂的基调，席慕蓉笔下的青春是“拙劣”的。这样的青春是不完美的，是有遗憾的，也是独一无二的，于是我们对于那拙劣仓促的时光无比眷恋，含着泪一读再读。想来，只有如此复杂的情感才更契合敏感不安的青春年代吧。

席慕蓉是台湾著名诗人、散文家、画家。她出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岁月，她自幼随父母辗转重庆、上海、南京，最后到台湾，之后又去欧洲留学。所以，她的诗中充满了对青春、对乡愁的感悟，以及对生命的追问。她的作品题材不算丰富，逃不开爱这个主题，她的文字清新淡雅，笔尖蘸满单纯的甜蜜和忧伤。对生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来说，她是青春岁月中的情感代言，是无法忘怀的记忆。

《无怨的青春》这本诗集，光是书名就很

值得人深思。席慕蓉的诗中很擅长追问，所以，拿到这本诗集，我们也不妨追问一下青春是什么，是懵懂吗？是无暇吗？是绚烂吗？若把青春交给你，将如何填空呢？席慕蓉给出的答案是无怨，这是一种风雨之后的平静，繁华之后的雍容、脆弱之后的坚韧。

全书共分为九个部分，每个部分六七首诗，总共也才六十余首，作为一本诗集而言，它显得有些单薄，但是作为青春的纪念，它隽永悠长。在每一部分的开头，都有一篇心情随笔引领主题。尤其是第一部分《无怨的青春》，更是全书的引领。

我们的成长，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面貌，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第一部分主题既现，第二到第七部分将这个主题逐步铺开开来：《初相遇》可以说是一种偶然，《年轻的夜》则是努力的追求，然而在追求的过程中无不充满陷阱，于是提出《警告》，进而破解《谜题》，在《回首的刹那》认真省思，厘清《前缘》。全书的主题铺展至此，仿佛遗落了人生重要的一环，于是第八部分《与你同行》，第九部分落下帷幕《最后的一句》，为全书画上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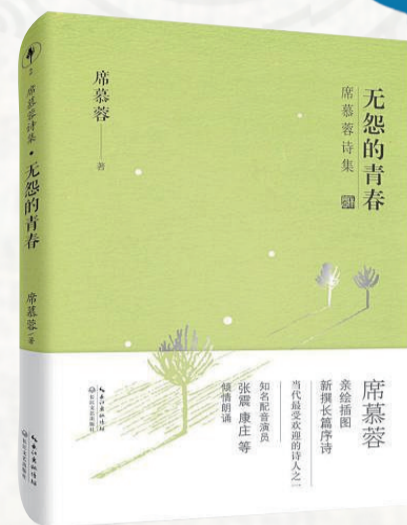
青春是什么，这是全书都在追寻的答案。在《远行》一诗中，她写道：“再见/我爱/让我独自越过这陌生的河谷/隔着深深的郁闷

的空间/我的昔时在哭。”成长的路上有难涂有沼泽，总要独自面对那些陌生而艰难的事情，所以青春是孤独的远行。

“是令人日渐消瘦的心事/是举箸前莫名的伤悲/是记忆里一场不散的筵席/是不能饮不可饮也要拼却的一醉。”《爱的筵席》中，青春是卑微的爱。于是茶饭不思日渐消瘦，于是念念不忘黯然神伤，于是独自痛苦到最后甚至有些丧失理智。全诗虽然只有四句话，但是四个肯定性的排比句在情感上层层递进，极富张力，个中滋味只有爱过的人才会懂。

青春也是无奈的离别：“如果雨之后还是雨/如果忧伤之后仍是忧伤/请容我从容面对这别离之后的别离/微笑着继续去寻找/一个不可能再出现的你。”青春是无端的忧愁：“骤雨之后/就像云的出岫/你一定要原谅/一定要原谅啊/一个女子的无端的忧愁。”青春更是无悔的美丽：“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清明的酸辛/所以也只有在大迟了的时候/才能细细揣摩出/一种无悔的美丽的心情。”

席慕蓉的文字浅显易懂，情感的表达也无过激之言，虽然时常会有淡淡的伤感，也不过是和风一般的温柔中夹杂了些湿润的细雨。没有辛辣的讽刺没有高亢的呐喊，她是来自远方的浅浅的低吟，让你感受到忧愁和欣



喜都是同样的真实而美好。席慕蓉说：“时光疾如飞矢，从我身边掠过，然而，在我的诗里，一切却都进行得极为缓慢。”她是时光缓慢酿造的酒，宜久存，宜细品，绵绵回甘。

或许，你看完整本书，还是无法找到青春的答案，那也没有关系，青春本就是不确定的。可以不完美，允许被浪费，面对一个个成长的谜题不断寻求答案，最终平静地接受和面对真实的自己。青春有憾，但无怨无悔。



培城记忆

“教育高地”天生桥

■张文福

天生桥位于重庆市北碚区天生街道南部。据《天生街道志》记载：“早年，这里有一座清代石碑坊，牌坊下的石板路是歇马通向北碚的古道，此路必经周家岩口，岩口有一条小溪流泻悬崖。一道凸起的石梁隆起于小溪中，形状如桥，行人从这天生桥上跨过小溪，当地人便称之为天生桥。”

天生桥因1937年碚青公路的修建而兴街。民国时期，属北碚管理局朝阳镇。1949年12月2日上午，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率管理局职员赶到天生桥迎接解放军，结果没接到。下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三兵团十一军三十三师三营营长高登基率队到北碚，接受北碚管理局及地方武装投诚，北碚解放。

北碚解放后，在天生桥境内修建了川东行署办公楼（今西南大学办公楼，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川东军区营房（中国人民解放军三〇二部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五一研究所先后驻地）。

1952年2月，川东区委、政、军、群机关迁来这里，阎红彦上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主政川东。1953年3月，撤川东区建省，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指示：“把这最好的地儿用来办学校”。于是，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决定将原国立女子师范学院、四川省教育学院合并建立的西南师范学院，从沙坪坝磁器口迁到北碚天生路1号（即川东行署办公楼）。将原四川省教育院农艺系、

园艺系、农产品制造系和原华西大学农学系、原相辉学院农艺系合并成立的西南农学院建在北碚天生桥。随后，中国科学院院士、土壤学家侯光炯，国学家吴宓等著名专家学者在这里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培养出了“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戈壁滩上的明珠”——吴明珠院士、“全国茧丝绸行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向仲怀院士和一大批优秀人才。当年，这里嘹亮的军号声、朗朗的读书声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热火朝天的“军民共建”是北碚步入“双拥模范城”和“教育高地”的进行曲，是天生桥人永远难忘的记忆！

如今，西南大学在这里向全世界首次揭秘桑树两套染色体基数，打破了人们以往“一种生物只有一套染色体基数”的认知。2022年2月，教育部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西南大学生物学榜上有名，该校教育学也成为西南地区唯一的新增学科进入第二轮全国“双一流”建设学科。西南大学“双一流”建设中远期目标已定：到2035年，生物学整体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家蚕基因组学等优势特色领域处于世界一流学科前列；教育学整体水平力争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优势领域进入世界前列。到2050年，力争教育学、生物学整体水平达到世界一流，带动学校整体进入世界一流高校行列。届时，天生桥将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教育高地”。

《偏岩古镇》
代俭/布面油画

山水之乐

相遇

■付娟

5月，冷暖适宜，正是枇杷成熟的季节，我们呼朋唤友，相约去摘枇杷。

不料，过程却一波三折。先是跟随前面带路的头车时跟丢了，接着又走错了高速公路上的岔路口，几番辗转，就耽误了大半个小时，迟迟不能到达与同伴约定的等待地点，于是决定自己设置导航前往目的地。谁知道导航又把我们带到了重庆市巴南区同名的地方，等到终于确认这个错误时，两个多小时又过去了。

时间在问路、找路、堵车、接打电话、研究导航和路牌中慢慢溜走，不足一个小时的车程竟花了三个多小时，在无数次想要放弃之后，这才终于拐上了那条乡村小道。路边一个个黄澄澄的小脑袋在树叶的掩映下探出头来，提醒我们，终于快要到了。

谁知道狭窄的乡村小道又让会车、停车成为一次新手驾驶技术的实地考察。待到停好车，走在日渐毒辣的日头下面，才发现衣服早已汗湿，又热又渴，

犹如经历了万水千山的跋涉。沿路不停有人前来招揽生意，那些戴着旧草帽、皮肤黝黑的果园主人，从草编的筐子里挑出几个果子，热情地往我们手里塞，终于忍不住接过一个——熟透的果子，轻轻一撕，表皮就剥开了，露出金灿灿的果肉，金色的果皮环绕在四周，擎在手里的这颗果子，如同暗夜里的明灯，又像是盛放的鲜花，美得耀眼。一口咬下去，竟是无以言表的甘甜和清凉，浑身的暑热一瞬间消散而去，心中不禁升腾起这样的感叹：世间美味，莫过于此！

进了果园，于浅丘沟壑间寻觅那些藏在枝叶间的熟透的果实，间或剥开一个塞进嘴里，虽然也是甘甜的味道，却始终再也找不到那样一颗果实以及那令人震撼的滋味。

原来，世间许多的美好，来自于千辛万苦之后的相遇。

早或者晚，恰恰都已错过了……

诗词春秋

致青春（三首）

■陈福厚

高考青春

新雨朝晖浥少林，
暖风嫩叶焕浓荫。
人间本是一场考，
炼入红尘觅本心。

华发青春

苍苍白发累千愁，
瘦不消除誓不休。
万丈红尘人恍恍，

八方冷雨风嗖嗖。
子规啼血烟花褪，
明月照乡汉水流。
百态人生多苦难，
青春犹在柳梢头。

不老青春

叶虽苍翠触无意，
花却娇滴动有情。
岁去春心不倦老，
风来晓梦也柔轻。